

中国海归运动考察报告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陈全教授（伊利诺伊州）

爱因斯坦认为生命和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，陈朱斯坦认为海归和发财是海不归们永恒的话题。改革开放后，笔者紧跟首批公费留学生，前来北美当民工。办理暂住证、报户口、逐步转正，在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里，翻滚了29年。功劳没有有苦劳，资历没有有经历。高深的理论问题不敢多谈，只好谈谈几十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。文中涉及到的公众人物可以指名道姓，亲朋好友就只好隐匿其名了，但绝对是真人真事。

（一）海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

大家都说中国的变化很大。不过，和老百姓生活真正密切相关的，肯定就是房价的变化。十年来中国房价的飞涨，从根本上来讲，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深刻的社会大变革。解放战争从微观上看，无非是占人口10%左右的地主官僚变穷，占人口10%左右的革命积极分子变成有财有势，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，仅稍有上下而已。这次中国房价飞涨实际上是一场不流血的“房产大革命”，受到影响的人口（经济地位明显上升或下降）大大多于解放战争。侯耀文死后遗产二千万，其中一千多万是一套房子，他在房子上赚到的，比他一辈子说相声赚得多。笔者一个亲戚是医生，在苏州及时买对了一套房子，现在他在房子上赚到的，比他一辈子看病赚得多。在上海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工人，只要在10年前买对一套房子，他赚到的，很可能比他一辈子做工的收入多。世界上从来找不到一个地方，房子可以大规模地、全面地、长期地炒成这个样子。在中国炒房地产，收益比贩毒高，风险比贩毒低。

中国“房产大革命”已经彻底地把老常识颠覆了。解放前讲：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；文革中讲：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；中国现在是：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早买房子两三套”。

在中国判无期或死缓的一般就是一不小心，多拿了几百万。这种人平时活得比较紧张，即使没有被抓进去，据说也容易得病。但是运气好的爬爬电线杆的工人，挖挖土方的劳教释放份子，只要及时买对了房子，照样可以是几百万富翁。一个包工头可以比教授更发财，一个逼良为娼的鸡头可以比工程师更发财。我找谁去说理去？

据报道，北京现在有14万个千万级的富翁。这一数据是否成立呢？笔者估计，苏州人口为北京的五分之一强，苏州的房价为北京的二分之一弱。那么在苏州有没有3万个五百万级别的富翁呢？笔者专门走访了胥门外苏州市规划局。规划局里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超大模型，苏州所有的建筑可以一目了然。笔者统计了苏州主要的新建楼盘，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大部分新楼盘。在每个楼盘中间一般都有几十套别墅，现在这些别墅都要三百万以上了。仅仅在吴中区的“石湖嘉苑”一个楼盘里面，就有近千套别墅。苏州市区的别墅或跃层大套应该大大超过三万套，加上远郊的大量豪华别墅，苏州有三万五千个五百万级别的富翁应该是毫无问题的。由此推论，北京有14万个千万级富翁也是完全可能的。当然，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显山露水的港台人士，以及大隐隐于市的土佬富翁。这场“房产大革命”造成的影响是到处存在的。你可以观察到占人口20%左右原来的穷人，在“房产大革命”后翻身得解放；你也可以观察到占人口20%左右过去的富人，在“房产大革命”后的垂头丧气。现在有不少人希望房价稳中有升，这些人就像解放战争后当上村长、乡长的。现在也有不少希望中国房价崩溃，这些人就像解放战争以后的地主、富农一样，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。笔者在大陆有很多朋友，错过了房产大革命这趟经济快车；也有不少朋友在房子上发了大财。当年都是光屁股小兄弟，现在就有天壤之别了。你找谁去说理去？

（二）海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

革命就是一切推倒重来。这场房产大革命对我们海不归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。某亲戚退休后，到日本打工6年，大前年回来，金盆洗手之时大概净赚60万人民币。10年前，60万在苏州可以买四套普通房子，大前年只能买一套了。更精确地讲：海不归们就像解放战争后的富裕中农一样，糊里糊涂地被没收了四分之三的田地资产，但是党和政府宽大为怀，不打棍子，不抓辫子，不带帽子，不算四类份子，教育释放，给以出路，仍让我们自食其力，改过自新，夹紧尾巴，重新做人。没有及时买房的海不归们，明显是这次“房产大革命”中的失败者。读者可能会说，只要不海龟，中国房价与我无关。问题是有了几百万房产的人在电

话中的语气，见面时的肢体动作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。就像解放战争以后当上村长、乡长的人和普通农民是不一样的。没有和这种村长、乡长打过交道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。只要你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，你想避免“房产大革命”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。

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房产大革命呢？估计主要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的经济全球化运动。过去美国的产品科技含量高，带动了价格，也带动了工资。同样的工作在北美的工资比中国要高，大厨的工资比中国的高，剃头的也比在中国挣得多。讲得难听点，做鸡的在美国也可以比在中国挣得多。

这本质上都是靠商品交换时的科技含量。现在北美工业产品领先的地位逐步失去。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超过美国，这就是宏观上经济全球化的结果。微观上的例子也很多：笔者认识一位台湾教授，在蒋介石搞改革开放后，首批留美。在美国当了二十来年教授，五十多岁时提前退休，海归到台湾，在台湾又干了十几年。他常到大陆去，在上海和杭州都买了房子。台湾和美国承认双重国籍。到美国用美国护照，到台湾用台湾护照，到大陆用中国台胞证，生了病到美国来看，不用办签证，进出方便，三头通吃，酒色财气，人生四大要素，都给他占尽了。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有人快乐，有人愁，你找谁去说理去？没有轮到你，抱怨也没有用！

三十多年来，美国工资翻了三倍，而中国工资翻了近百倍。“房产大革命”后，两国的中上阶级的固定资产和收入拉近了。我们这边工资基本未动，那边工资一直在涨，什么时候结束呢？直到两边相对平衡。因此，我们这边的苦日子，这才刚开始。俗话说，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海不归们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投资大方向。战术错了，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；战略搞错了，搭进去的就是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，还要在春节联欢会上被冯巩、郭冬霖他们调侃（详见下文）。西方老压人民币升值，这些年里多少也升了一些。人民币每升值10%，海不归们的经济地位就相应地下降10%。你找谁去说理去？抱怨也没有用！

——待续——

（本文于2011年首载于万维博客，并在万维读者网当年举办的《海归，海不归》全球华人征文活动中，荣获一等奖。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，版权归作者所有。）

（上接2017年9月15日第B4版）

第十九节（下）

夏日的傍晚，夕阳涂金。

四妹子走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，旁边走着她的男人建峰，她俩岔开公路，走上通往果园的上石大路。他不放心她病愈出门，陪她走着。

包谷苗子铺满大地，渠水欢畅地流泻着，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迎风起舞，蓝天涂一抹艳丽的晚霞，几朵白云也染成红色了。

“你还舍不得那个电器修理部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也是舍不得果园呀！”

“好，各人干各人的吧！”

“唉！你总是跟我合不到一条辙上！”

土石大路两边，绣织着野草、马鞭草、营草和三棱子、香胡子，拥拥挤挤地生长在路边上，车前草居然长到路中间来，任车碾马踏人踩，匍匐在地上，继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。

四妹子拔起一株车前草，对建峰说：“这草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车前草，你也不认得？”建峰不屑地说。

“这草——”四妹子说，“叫四妹子！”

建峰眨眨眼，理会了什么似的，没有开口。

四妹子走到果园的木栅门口，忽然又想起妈妈给她掏屎的痛苦情景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谷糠饼子啊！

她回瞧一眼建峰，走进果园，一眼望不透的苹果树、梨树和葡萄藤蔓……她张开双臂，大声喊：

“砸不烂的四妹子，又闯世事来了……”

——完——

（文章摘自努努书坊）

作者：陈忠实